

尘外之心

□ 杨福成(山东)

人常道,心在尘世,便不免为尘世所扰。然而人心究竟能否超脱尘外,却又是另一番议论了。

一位老者,住在城东的矮屋里,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岁月的痕迹。他家中除一桌一椅一榻外,别无长物。每每有人问他何以清贫至此,他便排出九文大钱,排列在桌上,道:“此物之外,皆非我有。”人们笑他痴,他亦不恼,只是将钱一枚一枚地收回袖中,那动作极是郑重,仿佛收着的不是铜钱,而是什么稀世珍宝。

后来有人与他相熟,才知那九文钱是他清晨从城门口拾来的——不知是何人遗落,他便日日去等,竟成了习惯。问他何不积攒起来,他道:“心若满了,便装不下清风明月。”这话听来颇有些玄虚,但看他那空空如也的屋子,倒也不像是说谎。

城西有位富商,闻听此事,嗤之以鼻。他的宅第雕梁画栋,仆从如云,库房里堆满金银绸缎。一日他大宴宾客,席间夸耀家财,忽有小厮来报,说库房遭了贼。富商顿时面如土色,抛下宾客直奔库房,见那锁头完好,箱笼未动,唯独他平日最珍爱的一只玉杯不见了。此后月余,他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竟为这一只杯子憔悴了许多。

消息传到城东老者耳中,他只将手中的粗茶饮尽,淡淡道:“心若系于一物,便为一物所奴。”这话辗转传到富商那里,富商初时大怒,继而沉思,后来竟渐渐减少了库房中的珍藏,人也精神起来。人们问其故,他只说:“放下一些,反而轻松。”

人心之奇妙,大抵如此。执着于尘世之物,心便成了物的囚徒;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可能拥有一切。那位老者临终前,将九文钱分给了街边的乞儿,自己含笑而逝。想来他带走的,是一颗未曾被尘世沾染的心吧。

世人常求超脱,却不知超脱不在远山古寺,而在方寸之间。

棋中受悟

□ 闫洪瑞(河南)

雁归来的鸣叫中夹杂着春的芬芳,一排排新生的嫩芽幻发出春的生机,我正与父亲下棋,父亲叹息道:“真是时过境迁,白驹过隙,回想去年……”听着父亲的话语,我思绪万千。

父亲是位围棋高手,常带我同别人下棋,在父亲的熏陶下,我日益爱上围棋,通过阅读书籍和观察棋局后,便与父亲下棋,可常常落败,每次落败,我总会说是我大意,故意输掉。父亲总面带微笑,一一指出我的失误,最后总会补上四个字:戒骄戒躁。我却总是不以为意。

去年盛夏,火红的太阳半悬于天际,鸟鹊穿越枝林发出“沙沙”的翠响,蔚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云。我与父亲在客厅下棋,我望着父亲,回想前段时间刚看的棋谱,只觉信心倍增,随着黑子落棋,比赛也正式开始,刹那间,黑白二子就交手数回,我不断追寻棋谱中的棋局,一步步引诱父亲,看着父亲黑棋的走向,我脸上的笑早已溢出,随着阵法成型,我也骄傲不已,不觉得父亲可以破解此局,便劝父亲认输。

父亲不语,只是一味的观察棋局,随后缓慢落子,只一子,棋局瞬间逆转,我大惊失色,连忙观察棋局,可无任何方法,交手短短数回,便输掉了棋局,蝉鸣声间断不停,似在嘲笑我的无能,夕阳落下黄昏,天际上的火烧云似也暗淡无色,我望着棋局,久久无法相信。父亲面带微笑,如往常一样指出我的错误,最后添上一句,戒骄戒躁。

从那次开始,我第一次重视父亲说的话,从棋局开始,父亲便故意跟着我,只因我的傲慢,直到最后才发现。我开始戒骄戒躁,不再目中无人,遇事慢慢慢慢克服。从前我不认真学习,老师讲的知识感觉都会,不仔细探究,作业也是抄的,后来,我上课认真听讲,作业自主完成,遇到难题不再退缩,不再贪玩图乐,学习成绩也有极大提升。

思绪回尽,我继续同父亲下棋。不过这次,我不再随父亲的心愿,黄昏来临,客厅中只有棋子碰撞的声音。碰撞声中,是我成长的象征。

睁开眼,瞄了一眼动车窗外。

哇,满眼金黄。

麦子,成片的麦子。

正是盛夏麦熟时。

麦熟熟一响。我知道,早上青绿一片,中午麦就全熟了。

晌午后的原野只剩下麦黄,黄杏一样的大黄,阳光一般的金黄。

地头有收割机在割麦了。

不知原野里是否有杜鹃鸟在叫,但我从金黄麦浪的起伏里能够感知杜鹃的啼叫——阿公阿婆,割麦插禾。

我烦杜鹃,也怕听到它叫。

麦子抽穗时,杜鹃就开叫了,不分白天黑夜叫,吵得人心烦。

早晨莫想赖早床,父母早起,我们几姊妹也得跟着早起。

快!起来割麦!

麦割完,杜鹃还叫,没完没了。

我曾多次试着跑坡上林中驱赶杜鹃,结果都无功而返,我连鸟影子都没看见。

一坡麦黄

□ 黎大杰(四川)

田野里大抵有杜鹃叫,只是动车里听不见。车厢里的旅人昏昏欲睡,他们对窗外麦黄不感兴趣,那些金黄在窗外从容掠过,若一片云飘走了,谁去注意呢?

不过,我挺在意的!我一见麦黄,就感浑身麦芒在刺。

窗外的麦地是平原上的一片麦地。

然而此时,浮于我脑际的,却是家乡那一坡一坡的麦黄。

一坡麦黄有别于一片平原上的麦黄。

平原麦黄,色彩单一,一块一块地,像大地的补丁。

一坡麦黄,那黄黄得有层次,青绿相间,黄得起浪。

在城里蜗居久了,对麦黄有些淡忘,陡然一见,不禁心旌摇曳。

如果村庄有颜色,那定是麦黄的颜色。

有一个五黄六月的成语,从原生字面理解,是指到了农历五六月间,麦黄了,得抓紧时间上坡收割,否则,一泼雨下来,颗粒无收。所以这个时节最忙,得和偏东雨抢口粮。这成语

喻农忙,是引申了的。

盛夏阳光毒,一晌太阳就把青麦晒成熟黄麦。

母亲能掐会算,一早上坡摸麦,啥时割麦她心里有数。

从坡上回来,母亲开始备背篋,取钎担,磨铁镰。

老家丘陵浅,麦地在后山坡,斜斜,因势就形,地边有柏树,就几棵,不欺庄稼,又可耕作后躲荫。

地边围满杂草,所以地块像盆景。

老家后山坡很美,很美。

母亲身矮,一入麦垅,几乎不见。

我们几姊妹割一垅,母亲割一垅,不过我们总拖在母亲之后。

太阳光直往麦秆间挤,挤得我汗如雨下,割一把麦,挥一次汗,每挥一次汗,就有麦芒硬硬地扎我一下,豆珠汗过脸,脸上火辣辣疼。

割满一背篋麦穗,就往家里背回一次。

母亲比我们利家得多,她背两趟,我们只背一趟。

趁母亲背篋回家那会儿,我就停下来耍。

外婆的李子树

□ 曾广洪(重庆)

端午节后,迎来了惬意的初夏时光,街头巷尾传来“卖李子哟”的叫卖声,让我想起了外婆的李子树。

外婆家坐落在玉龙山下的老街场口,清澈的小溪从石板小桥下潺潺流过而汇入淮远河。穿斗瓦房掩映在婆婆的慈竹间,院前田埂上的几颗李子树绽放于姹紫嫣红的阳春三月,宛若世外桃源。

素雅的李花在微风中摇曳,我眼巴巴地望着它,希望春风温柔点吹,春雨轻柔点下,别把花苞打掉了。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我就会站在门口心疼地望着它,落满一地的白花瓣让我心痛不已,愿它能够安然渡过花开的季节,挂出希望之果。

我站在树下,看着花开花落,盯着花谢柄处米粒大小的李子发呆,口中念念有词“李子李子快快长”,引来外婆的笑声,她担心我被太阳晒黑,一边喊我进屋吃盐煎胡豆,一边给我讲放牛娃巧遇林芝仙女的故事。三寸金莲的外婆包着黑色头巾,慈眉善眼的,每逢初一、十五吃素,虔诚地在桥边土地庙磕头烧香,祈求菩萨保佑诸事顺畅。

我每天都会到树下去转几圈,一路看护着它长大,看看哪颗果子黄了,哪些顶着圆鼓鼓的小脑袋慢慢变得丰满。但凡有麻雀、喜鹊飞来时,我赶紧拿起长竹竿去驱赶,或敲击铜锣恐吓,生怕把这些小小的果实啄掉了。

待到快成熟的时节,我搬个小竹凳坐在门口,眼睛瞪得大大的,警惕地巡视着往来可疑之人,生怕被顺手牵羊。尤其在月黑风高夜,索性把大黑狗拴在树下,汪汪的叫个不停,吓得路人匆匆而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稍不留神,就被邻里顽童拿石头砸、长杆子捅,我既心痛惋惜又无可奈何。

在阳光的熏染与漫长的期待中,浅黄硕大的砂糖李终于成熟了,我猴急地爬上树摘一个,轻轻一咬,脆甜鲜嫩的果肉便在口中瞬间爆开,满口清香,令人陶醉。再细细咀嚼,那醇厚的果香中带着一丝酸涩,既提神解暑,又生津止渴。外婆则在树下着急地喊,慢慢吃,吃多了要伤脾胃呀。我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果真拉了肚子,这才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外公是闻名乡里的冉铁匠,辛苦劳作之后,喜欢喝酒,有酿制李子酒的独家绝活。挑选新鲜的李子,洗干净去除果蒂后,放入大坛子中,加白糖和高粱酒发酵,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的陈化,酿成的色泽金黄,口感醇厚李子酒,他拿来招待珍贵客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扯起喉咙唱几句“川剧玩艺”。

在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几株树干粗壮,树皮深褐色,布满了深深裂纹的“墨李”终于登场了。外婆说,墨李“烂贱”,无论栽在房后屋后,还是田坎坡边,只要有块土,它就能成活开花结果。是啊,墨李看似其貌不扬,却能耐高温抗伏旱,生命力极强,连续挂果几十年而不衰,这让我联想到山里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顽强地生存与繁衍,这是何等的豁达与坚韧。墨李是当地几百年不退化的品种,产量高且味道甘甜,是老街人三伏天的开心果,更是我的最爱。

桃李满天下,喜爱李子自古有之,在诗中的意象流传千年。白居易笔下的李子是,如同珠露洗过的胭脂,清新而不染尘;而范成大的诗句中,李子则与橙子、柑橘共同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夏日画卷。陆游《小园》“清泉白石皆吾友,绿李黄梅尽手栽”,体现了李子在诗人的生活中的美好寓意。这些诗句,不仅描绘了李子的美丽与清新,更让我感受到了诗人对故乡、对生活的深深眷恋。

有一次,外婆在生病时对我说,这颗墨李树老了,今年少收许多,我也老了,你喜欢吃墨李子,赶紧挖两株小苗回家栽种吧。我年少不知事,哪里知道她说此话的含义,孰料她的话竟一语成谶,在那年的寒冬,外婆无疾而终,去了她常念叨《佛经》上的极乐世界了。

时光流淌,岁月蹉跎。当年李子树下的孩童,早已双鬓斑白。如今物产丰盈,百姓安居乐业,在高科技的加持下,巫山脆李、汉源桃李等高端品种层出不穷,但我依旧对墨李情有独钟,兴许是味蕾记忆与乡愁的使然,每当李子成熟上市的季节,我就会想起外婆的李子树。



人生海海 听松 摄

在诗词中,与另一个自己相遇

□ 江辰宇(重庆)

中华传统文化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涤荡,同岁月的巨石与沧浪摩肩擦踵,留下了诸多瑰宝,诗词文化便是其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个世界,一首诗亦是一位思想家。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也能获得新的认知,还可以给予自己心灵的慰藉。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对现实作直接、全面、细致的描绘,它只截取生活中富有代表性的片段来启迪人的想象,营造意味深远的艺术境界;诗言志,词传情,这种艺术形式恰好契合了时代的需求。

夜色深沉,一盏烛光、一杯香茗、一本诗词,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深情和挚意,感受墨香飘逸的豁达和洒脱。品诗阅词,原本就是一件温情的事,诗人总是能把自己的爱恨情愁化作生花妙笔,悄无声息地交融于读者的心间,给我们带来可触及到的温暖,抵达内心的柔软。

这是一个流行离别的世界,可我们却不擅长告别。每个人都体会过离别的惆怅,经历过成长的蜕变,还时常怀揣着回归田园的初心,所

有的这些其实都可在诗词中获得共鸣,收获感动,并且找到自己的影子。

词人陈曾寿的《浣溪沙》读来朗朗上口,意蕴深长:“修到南屏数晚钟,目成朝暮一雷鋒。纈黄深浅画难工,千古苍凉天水碧,一生缱绻夕阳红。为谁粉碎到虚空?”少时初读,只是一知半解,除了惊艳于这首词辞工句丽的精妙,对词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深意未有所动,丝毫不理解。后来再读,才发现原来字字泣血,句句诛心!词作中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毫不设防地击中了内心最脆弱的部分;仿佛穿越时空,与词人隔空对话,才真正深刻理解了作者写作时内心极度的愁苦、孤独和无助……

没有阅历前,诗词里写的是别的人生;经历了成长的生活,有了阅历之后,才明白:那其实就是自己的人生。当年不知词中意,读懂已是词中人!所谓共鸣,便是如此。

曾经年少不知愁,风花雪月度春秋。当时未解词中意,今日读懂泪双流!品诗阅词,在诗词中寻找空中那片,独属于自己的田园山水,我们终将会在情感真挚的诗词里与另一个自己相遇……

石榴红了

□ 徐光惠(重庆)

唐代诗人于兰《千叶石榴花》诗云:“一朵花开千叶红,开时又不藉春风。若教移在香阁畔,定与侍人艳态同。”表现了千叶石榴花盛开时的壮丽景象,把石榴花的娇态与香阁中的美女相类比,写出了石榴花的娇俏之态。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宋代王安石写下了《咏石榴花》:在浓绿的背景上点缀一朵红花,画面顿时变得活泼艳丽。石榴花之艳美、珍贵,并不在于其妖娆多姿,纵然花色稀少,但“万绿丛中一点红”,自会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

盛开的石榴花火红了初夏时光,演绎了夏花如火的绚丽,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点燃。乡亲们仿佛看到了丰收的希望,笑脸如盛开的石榴花般灿烂。过些时日,暖暖的夏风一吹,红彤彤的石榴花从枝头掉落下来,非常惹眼,渐渐铺满一地,化作春泥精心孕育新生的果实。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唐代诗人韩愈在《榴花》写道:五月里石榴花开了,红艳似火,耀眼夺目,隐约可见榴子结于枝间。“明”字点明了石榴花十分耀眼。

当五月的风吹黄麦穗的时候,石榴树开始结果,这时候,孩子们的心都挂到石榴树上了,常去树下数上面结了多少果子,看那些小青果一天天由小变大、由绿变红,阳光越充足,红得越鲜艳。

在孩子们满心期待中,漫山遍野的石榴终于熟了,一个个宝瓶似的小石榴从郁郁葱葱的绿叶后面探出头来,怯怯地羞红了脸,分外好看,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一片火红,已遮掩不住它们的美丽和丰腴。



大美沅陵

□ 王行水(湖南)

美就美到挟长天裹风雷
美就美到气吞万里山河
雪峰山入沅陵走进传奇
龙兴讲寺又在盛世讲经
沅水入沅陵铺开波澜壮阔

盘古开天地二酉藏宝书
沅水号子唱响心中浩荡歌
文明的火炬千年永相传
粗花女用爱与痛点亮夜色

碣滩晒新茶酉水酿美酒
五强溪鱼游出无边快乐
龙兴讲寺又在盛世讲经
借母溪的清风甜中带涩

古驿道串起千古风烟
麻溪铺流水图腾轻轻诉说
辰龙关和人类生命之门
悠悠蓝天白云下散开水墨

起点是门与关终点是陵
青浪滩寡妇缝证日月
赤足汗背拉纤于历史长河
大美沅陵将大写的人雕刻

夏至贴(外二首)

□ 陈才锋(湖北)

到来的云
说出归来的理由,一群人
赶着心事
上了一辆缺底板的板车
将多年的旧疾
送给村庄以外的城市
红绿灯不分的亲人在
白纸上写下
歪歪扭扭的名字,弱弱地问道
能不能先让我先
眼看要下雨了
家里还有一片麦子未收

五谷记

堆满五谷的村庄
停在记忆里,用乳名记着一群人离开
一群人到来
为所有庄稼垫稳脚跟
而安营扎寨的
成了一座村庄的迁徙史
在这些流动的亲人里
一切源头都是
乘着板车辙里的风
和阳光一起,将村庄完成
心底温暖的故事
尽管炊烟弯成了一缕风

一碗红薯稀饭

绕过春天的肩膀
夏天大步流星来了
徘徊好久的炊烟,一直在寻找
把乳名复制
有谁还记得当年的村庄
在一碗红薯稀饭里
就能美得几天几夜睡不着
跟着母亲身后——
我还要吃
在这夏天蝉鸣称重的傍晚
幸福才够足斤足两